

“御宅族”大学生的人际传播研究

唐雪莲^{1,2}, 郭雯³

(1.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 芜湖 241000; 2.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3. 安徽大学,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 大学校园中, 教室—食堂—寝室的三点一线生活造就了众多的“宅男”、“宅女”, 他们躲在封闭的空间中, 过分依赖网络交往的形式满足其人际沟通的需求, 网络成为宅人类际交流的重要媒介。而相对于现实中的面对面沟通, 本文从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四个方面对御宅族的人际传播发生变异产生的原因及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探索,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人际传播; 网络交往; 高校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8772(2012)01 - 0124 - 05

A Study on “Otaku”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ANG Xue - lian^{1,2}, GUO Wen³

(1.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2. Anqing Normal College, Anqing 246133, China;
3.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 the classroom - canteen - dormitory life routine produces numerous “indoorsmen” and “indoorswomen”, who hide in a closed space, rely 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forms to meet the communication needs excessively. Network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media of “Otaku”. Compared to the face - to - face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ors, the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effect, and then it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manifestations. We finally propose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Higher education

“御宅族”一词源自日语, 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多指那些热衷于动漫、电游等亚文化, 拒绝与现实世界接轨的族群。在中国, 御宅族的含义有所延伸, 多指那些足不出户, 依赖网络和电脑而生存的群体。众所周知, 大学生已成为御宅族的主力军, 原因则是来自多方面: 网络世界包罗万象精彩纷呈, 这正迎合了青年人强烈的猎奇心理, 大学生们对于新知识的渴望和新世界的好奇促使他们迷恋在网络空间里难以自拔; 另一方面, 转型社会的急速变革催生了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 社会风气五味杂陈, 大学生稚嫩青涩的心理难以适应, 便产生了反叛、失范乃至逃避的状态, 而御宅正是这种状态的最直接反应; 大学校园教室—食堂—寝室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方式又为大学生们提供了御宅的时间和空间。

“御宅”一词属中性, 并无褒贬之分, 只是形容一种生活状态, 而这种状态对人的影响却有好坏之别。从传播角度出发, 御宅族们喜好封闭自我, 躲避现实, 依赖媒体实现几乎所有类型的传播, 甚至于用自我对话和网络交往的方式来取代人类生活必需的人际交流, 沉溺在自我幻想的世界乐不思蜀, 这对于即将入世的大学生是否产生消极影响? 如何应对, 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收稿日期: 2011 - 10 - 28

基金项目: 高校社团文化建设与特色办学关系研究项目(2011sk275)。

作者简介: 唐雪莲(1980 -), 女, 安徽省铜陵市人, 学士, 讲师,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 “御宅族”的人际交流:网络交往

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直接的面对面的信息沟通和情感交流活动。而在传媒时代,人际传播基于媒体形式的差异,又进一步被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直接传播是指原始的、面对面的信息交流过程;间接传播则是指以现代社会的传播媒体为中介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远距离交流。御宅族大学生的生活里,直接人际传播大多仅限于与同学和老师的交流,更多的则是间接传播,主要形式便是寄托于媒介,尤其是网络进行人际交流和沟通,网络交往是御宅族大学生最为基本和常见的人际传播方式。

网络作为“第四媒介”,拥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为传统媒介所无法比拟。海量的信息存储,即时的信息传播,无远弗届的传播范围,多媒体的传播形式等特点使得网络获得了御宅族的极大青睐。他们将自我庇护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网络也为宅人类提供了无限的交往可能:网络聊天工具的出现为宅人类提供了直接交流的平台,它消除了无法促膝长谈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当宅人类压抑的心灵需要呐喊时,他们又可以借助网络日志发表心声;御宅族逃避现实生活,也许是因为对于现实中自我的不满,于是网络游戏给他们创造了重新定义生命角色的机会。御宅族借助网络满足人际沟通的需求,从而试图摒弃现实生活所厌倦或惧怕的面对面交流。在御宅族的世界里,隐士不再是与世隔绝,足不出户也可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因为网络的存在,一切皆有可能。

2 “御宅族”人际传播的变异

2.1 人际传播主体的身份认同:自我的非现实

御宅族大多具有孤独、内向、自我封闭的性格特点,于是他们开始沉浸在虚拟空间中找寻满足。御宅族中意的人际传播发生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传授双方不用面对面的接受“考验”,因此我可以不再是我,你也未必是你,网络交往的匿名性为这一切提供了可能。

米德将自我的本质定义为“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且构成社会经验。”^[1]同时,他又将自我分解成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和作为他人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的“客我”,二者通过“有意义的象征符”不断互动,形成新的自我。^[2]御宅们所期待得到社会肯定的“客我”大多数情况下未被接受,刺激了“主我”的形成与发展,使其不愿意同现实生活接触。在虚拟的网络交往中,未被肯定的“客我”会被制造成另一个理想自我出现在人际传播中。宅人类的人际交流通常都以匿名的形式进行,交流中的传播主体即理想自我,几乎都是作为各种抽象符号集合体的形式存在着的。这些形象形式多样且不断变化着,因为自我是多重的,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认为自我结构包括本我、自我、超我^[3]。网络交往中多元化的自我呈现为御宅族人际沟通需求的满足提供了广阔渠道,各种自我的轮番上阵实现了他们理想自我的表达,但是这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而已,与真实生活是互相矛盾的。

自我认同“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4]自我认同因为个人与他人的互动不断导致自我认识的深化。现实社会交往中,身份是交往的前提,但是御宅族人际传播倾向于隐匿现实的身份,而将真实自我异化甚至分裂成诸多可能的理想自我,于是乎自我认同也出现了分裂、多元和片段化的特点,且与现实社会中的自我认同相偏离。长此以往会造成大学生的人格异化,虚拟世界的自我与现实生活中自我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升级演变,从而导致他们对于真实自我的怀疑和厌倦,用理想代替了现实。同时网络交往中角色的分裂化也会促使大学生们产生自我认同危机,网络聊天里的我,微博里的我,网游里的我,还有生活中的我,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我”?

2.2 人际传播内容的符号互动:爱好的求同

众所周知,传播需要通过一定的介质才能进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使用的传播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细分为有声的语言符号、无声的语言符号即文字、无声非语言符号即肢体语言、表情等。掩藏在电脑荧幕前的御宅族们大多不愿意将自己的真面目表现出来,人际传播符号系统一般以文字为主,网络交往行为表现为单纯的无声语言符号的互动。尽管传播形式较为单一,御宅族人际传播的内容却是包罗万象,但倘若想归纳一个共同点,绝大多数的传播内容都可谓是交往双方“共同爱好”的交流。

网络世界中存在着无数种交往可能,这也正是网络对于逃避现实社会的大学生御宅族最具吸引力的地方。现实社会中的复杂人际交流是御宅族们最为头疼的事情,而身处象牙塔的大学生们更是如此,由于

单调的学习生活促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与社会脱节,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苦苦寻觅志同道合者却最终无果,不得不将自己规避在自我世界里,网络空间便成为他们寄托情感或理想的避风港。网络里潜在的无数交往对象给予了大学生御宅族绝对的主动权,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与谁交流,交流什么。

由于精力有限,又同时考虑到传播效果的最佳化,大学生御宅族在选择交流对象时习惯于寻觅与自己拥有共同爱好的对象,这样不会让对话陷入僵局,一方面是由于共同兴趣可以为传播双方提供一个十分具有张力的聊天话题;另一方面,御宅族大学生们对于现实人际交往的维系感到吃力,因为他们无法在其中找到自我存在感和价值感,而在网络交往,通过彼此对于共同爱好的畅所欲言,传播双方的主观想法不断融合,在人际传播的一步步深入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自我满足和群体认同感。

但不容忽视的是,大学生御宅族在网络交往中,通常以共同爱好作为选择交往机会的标准,传播内容中习惯于以共同兴趣为主旨,倘若有一些与自己主观想法背道而驰的内容出现便选择消极逃避或者直接排斥。这种行为长期以往会使大学生的思想认知和价值观念变得狭隘闭塞,性格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自我和消极。与知音的交往的确能一定程度消除他们对现实的寂寞感,但过度沉迷于此去寻求自我满足并不利于他们的心智成长,只会让御宅族大学生的生活更加封闭,社会接触面更加狭小,当他们有一天离开校门时,很有可能苦恼于自己曾只是个井底之蛙。

2.3 人际传播渠道的环境建构:空间的虚无

当一个人沉溺在封闭的自我空间中难以自拔,且乐在其中,这似乎很难为常人所理解。除去心理上的特性之外,网络提供的偌大的虚拟情境正是大多数大学生亲睐御宅生活方式,并利用网络进行人际传播的最主要原因。

现实社会中,人际传播和人际关系受制于传播情境的影响,而传播情境又细分为社会情境和自然情境。社会情境主要包括身份、地位、生活背景等因素,而自然情境则主要是指传播时的环境因素。^[5]这些因素都受到现实社会的文化、经济、风俗、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御宅族所依赖的网络人际传播中,人们相互交流、共同旅行的网络空间是虚无飘渺的,它仅存在于人类无休止的想象当中。“计算机、网络、网络空间构成了我们第二生存空间:网络社会。”^[6]在宅人类的生活中,没有一个统一且真实的传播自然情境,另外双方的社会情境因素也并非都是明确的,因此影响也是甚微的。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认为传统技术观没有认识到媒介技术的本质特征,“技术最重要的地方并不是根植于与文化内容相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文化传播的技术”^[7]由此可知,媒介技术尤其是网络科技为御宅族建构了新的生活环境,无论是学习、购物还是网络交往,在网络世界中均可成功实现。网络人际传播的交往环境也正是得力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聊天工具、个人日志等技术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却丰富的传播情境,它几乎不受现实生活文化政治风俗等诸多因素的多重影响,而更多的是受制于网络技术的约束,只要技术支持,交往便可畅通无阻,即使环境是虚无的,对话双方是未知的。

但是,网络的虚拟性使得一切依托于此的行为失去了现实的土壤,网络交往使得人际传播在一片虚无的空间中生长。御宅族们放弃了面对面的真实交流,而陷入了虚拟情感中,沉醉于虚拟的满足中,这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大学生来说,危害十分明显。大学生们即将踏入社会,但御宅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倾向于甚至习惯了虚拟的交往规则,长期的忽略和排斥现实交往会促使他们现实人际传播能力的下降,人际关系的淡漠和疏远,这明显不利于大学生今后的能力发展。

2.4 人际传播效果的信息短路:情感的缺失和道德的无序

人类学家雷戈里·贝特森的“关系传播”理论认为,人际交流信息应当区分为揭示传播内容的“内容讯息”和揭示传播者之间关系的“关系讯息”,而且关系讯息比内容讯息更能影响传播效果,尤其影响双方的情感沟通和确立^[8]。关系讯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语言符号的使用,非语言传播不仅仅是为了传递讯息,更重要的是为了传递情感。宅人类选择的网络交往人际传播首先在符号运用上基本是以文本为主,语音符号为辅。文字和文本符号在传播过程中,由于缺乏语境和表述性支持而略显生硬,很难完整的表情达意;另外网络交往的随机性可能会导致传受双方的语境冲突,因此解读过程很可能造成失误,情感的准确接收更是难上加难;再次,网络人际传播中,身体和传播是分离的,“它把传统人际交流中直接的身体经验

让位于依靠文字符号的想象。”^[9]于是人类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对他人的认知变得单一化了,最后,虚拟空间中匿名的交往使得传受双方随意隐瞒自我,不轻易流露真情实感,因而造成了网络人际传播中情感活动的内容缺失。这样会导致大学生们对于人际关系不信任感的加强,亦有可能促使他们在现实人际交往中责任意识缺乏以及为人处世时为所欲为玩世不恭心态的形成,这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很大威胁。

“社会交换理论”存在着一些基本假设,“社会行为是一系列的交换;个体力图最大化他们的回报,并最小化他们的成本;当个体从他人那里获得回报,他们就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有两个概念深植于这些假设之中,即自身利益和相互依存。”^[10]在网络人际传播中,动机依然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相互依存的概念几乎不复存在。匿名的网络交往中,你和我互不相识,甚至千里之隔,个体之间没有责任义务的牵连,没有法律的规制,而完全依靠人性的自觉。人的语言知识是技术知识增加时所获的技术名词;礼貌客套、命令口号、法律措辞等社会性词汇是加入的社会组织及负担的社会责任;文化及伦理是宗教及道德价值的经验^[11]。宅人类的面具式人际交往则是挣开了这些枷锁。虚拟的诱惑、匿名的自由,使得所有的顾虑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于是道德的出轨也就不足为奇了。大学生们人格发展尚未健全,且缺乏心理锻炼,容易被一时的非理性情感冲昏了头脑,在虚拟空间中的角色沉溺容易淡化了他们的自律意识,这导致他们忘掉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很有可能触犯网络交往的道德规范,一失足成千古恨。

3 “御宅族”人际传播消极影响的对策

3.1 高校:加强大学生心理和道德教育,同时成为网络传播的合格把关人

高校是御宅族聚集的地方,同时,其担负的教育职能又将其置于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高校是御宅族大学生生活的现实环境,在网络之外,御宅族大学生基于现实的大部分人际交往发生于此。这种现实的人际传播过程,不可避免的要影响御宅族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御宅族大学生在网络上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高校对大学生负有教育的职能和责任,高校教育的内容以及形式,影响着御宅族大学生对世界的认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进而影响他们心理素质及道德水平。因此,高校对大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养成和他们道德素养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国教育网的独立性,高校在把关大学生网络传播内容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网络信息内容庞大,同时也五花八门鱼龙混杂。健康的信息环境可以塑造健全的人格,不健康的信息环境则会扭曲人的心理。针对身处信息时代的大学生,高校一方面要提供给他们广泛学习各类知识的机会和环境,另一方面,高校也有责任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把关信息内容,防止不健康的网络信息侵害他们。对高校来说,这项工作是有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3.2 网络:净化网络环境,规范网络行为

回到御宅族大学生人际传播的大环境——网络。如前所述,网络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资源和快捷的传播速度。另一方面,网络传播具有隐性性,使传播过程能够摆脱现实的种种规则规范的约束。这种自由如果不能正确的对待,容易使传播的内容和形式异化,进而伤害到参与传播的个体。

网络人际传播在这种虚拟的环境中进行,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网络传播负面作用的影响。如何利用好网络环境,发挥其正面作用,消除其负面影响?笔者认为,首先,对不健康的网络传播内容要加以甄别清除,对违反道德和侵害他人权益的网络传播行为要加以制止和惩处。其次,宣传正确的网络行为规范,引导舆论探讨网络道德建设,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传播环境。再次,重视网络舆论领袖的作用,积极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舆论领袖,发挥他们在网络人群中积极影响和示范效应。最后,丰富网络文化内容,建立行之有效的网络管理制度,开展网络心理教育,树立传播主体的自律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网络人际传播多一些有益的效果,少一些不利的影响。

3.3 宅人类:重视心理健康,同时提升自律意识和网络道德意识

御宅族的人际交往大多依赖网络传播。一方面,网络传播带给御宅族更加宽广的人际传播的空间,更具持久性的传播时效。网络传播的这些特点,使得御宅族的人际传播效果更强,影响范围更广。但是在另一方面,传播媒介的虚拟性,容易使传播内容脱离了现实基础,夹杂许多合理想象甚至是胡思乱想的成分。这又可能使御宅族的人际传播产生负面效应,给他人和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

网络是把双刃剑,如何利用好网络传播?从宅人类自身来说,在以网络传播为基础的人际传播过程中,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使人际传播得以发挥正面效应的基础。网络人际传播虽然是虚拟的,但传播的对象却是现实的个体。只有以健康的心理和方式去进行网络人际传播,这种人际传播才能得以持久的延续下去。同时,提高自律意识和网络道德意识也是必须的。如前所述,因为传播的对象是现实的个体,网络人际传播一方面要适应网络传播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要符合现实人际传播的基本规则。网络是虚拟的,但虚拟的环境仍然需要秩序和规则,需要尊重他人等基本道德的约束。无序的不讲道德的人际传播,最多只能算作信息的短期交流,无法维持长久的人际关系。因此,从宅一族自身来说,以道德意识约束自己,以网络传播的有序的行为准则要求自己就显的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6: 54.
- [2] 赵一欣. 解读“御宅”——御宅如何交流[J]. 东南传播, 2010 (5): 75-76.
- [3] 上官子木. 网络交往与社会变迁[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4]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58.
- [5] 石蓉蓉. 虚拟世界中的真实交流——试析网络人际传播[J]. 当代传播, 2001 (6): 72-74.
- [6] 刘国建. “网络社会”的特性及其哲学思考[J]. 学术研究, 2002 (2): 51-55.
- [7] 尼克·史蒂文森. 认识媒介文化: 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33.
- [8] 唐英. 非语言传播缺失下的网络人际传播[J]. 新媒体, 2009 (2): 73-74.
- [9] 邹晶. 网络人际传播情感活动缺失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07.
- [10] 莱斯利·A·巴克斯特, 唐·O·布雷斯维特. 人际传播: 多元视角之下[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493.
- [11] 马凌诺斯基. 文化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郭万红)